

紗像閨門秘術卷之一

第一回

老書生傳家有道

賢僕婦為主多情

卷一

自來家齊而後國治家不齊而能治國者故大舜觀為汭文王詠關雎其本原皆自家庭始迨至春秋列國紛爭父子兄弟之間互相殘殺故未幾而併為六國又未幾而併於秦秦至二世楚漢紛爭漢至桓靈復失國魏武帝父子孫不昌晉代以來五胡肇亂歷觀前世其得國者莫不興於家庭其失國者亦莫不敗於家庭是以煮豆豉箕痛相煎之太急斗粟尺布傷同類之不容立國如此治家可知所以姜肱大被傳為美談張公百忍稱為善事他如孔融讓梨黃香扇枕郭巨埋兒以及木蘭從軍緹縈代父這些忠臣孝子烈女節婦無不載之丹青史之青史可見人生於世總要有點作為無論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及兄弟姑嫂姻婭姊妹之間亦無不宜和睦俗語有言家有一條心黃土變成金其言雖俚其味甚長你道小子這些話豈無故說的麼只因這山造反以來當時兵亂紛紛各家遭有錢的一家而逃沒錢的孑身獨往道路之間那些拖男帶女攜老攜幼的情形真是目不忍觀耳不忍聞獨有山西大同府有一家姓華所住的那條街當時人為華閣老因他家上代做過宰相入閣賜第故爾相沿日久即以閣老做了街名這人家老夫婦二人夫名叫華中舉也是個縣學生員妻子王氏生有三个兒子長子名叫兆璧次子名叫兆珮三子名叫兆珮年方一十六歲平日却不出外附學兄弟三人皆是他父親在家課讀生就了天姿這日弟兄三人正在書房念書忽聽門外鑼聲響亮人聲鼎沸那一片吵鬧之音遠遠響了兆璧忙令兆璧出去觀者究是何故兆璧答應一聲出了大門早見街上家家閨門閉戶來往的人無不哭聲震耳兆璧看見這般情形知道不是好事忙拉住個熟人向他問道你們如此匆忙又

書名 繡像閨門秘術五十回 光緒三十年上海書局石印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一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雙紅堂 小說 406

編號 D867146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7146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卷書號: 雙紅堂 小說 40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繡像閨門秘術五十回 光緒三十年上海書局石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葉開泰

王活嘴



英雄豹

綉像閨門秘術卷之一

第一回

老書生傳家有道

賢僕婦為王多情

自來家齊而後國治國治家不齊而能治國者故大舜觀為內文王詠關雎其本原皆自家庭始迨至春秋列國篡弒紛爭父子兄弟之間互相殘殺故未幾而併為六國又未幾而併於秦秦至二世楚漢紛爭漢至桓靈復又失國魏武篡位子孫不昌晉代以來五胡肇亂歷觀前世其得國者莫不興於家庭其失國者亦莫不敗於家庭是以煮豆然箕痛相煎之太急斗粟尺布傷同類之不容立國如此治家可知所以姜肱大被傳為美談張公百忍稱為盛事他如孔融讓梨黃香扇枕郭巨埋兒以及木蘭從軍縱橫代父這些忠臣孝子烈女節婦無不載之丹書垂之青史可見人生於世總要有點作為無論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及兄弟姑嫂妯娌姊妹之間亦無不宜孝友和睦俗語有言家有一條心黃土變成金其言雖俚其味甚長你道小子這些話豈無故說的麼只因唐朝安祿山造反以來當時兵亂紛紛各家遭有錢的一家而逃沒錢的孑身獨往道路之間那些拖男帶女攜老扶幼的情形真是目不忍觀耳不忍聞獨有山西大同府有一家姓華所住的那條街當時人稱為華閣老街蓋因他家上代做過宰相入閣賜第故兩相沿日久即以閣老做了街名這人家老夫婦二人丈夫名叫華童雖未中舉也是個縣學生員妻子王氏生有三个兒子長子名叫為兆璧次子名叫為兆現三子名叫為兆瑗這兆璧年方一十六歲平日却不出外附學兄弟三人皆是他父親在家課讀生就了天姿聰敏這也不表惟有這第三子孝順友愛的情形實在令人可欽可敬就是那寢則同床食則同席那些外面好者還不能比他三人這日弟兄三人正在書房念書忽聽門外鑼聲响亮人聲鼎沸那一片吵鬧之音遠遠而來華童聽了十分詫異忙令兆璧出去觀看究竟是何故兆璧答應一聲出了大門早見街上家家閨門閉戶來往的人無不哭聲震耳兆璧看見這般情形知道不是好事忙拉住個熟人向他問道你們如此匆忙又

如此啼哭為的何事那人正在跑得匆忙被他拉住只得向他說道大相公你還在此纏我現在安祿山造反大兵已離城不遠你還不快快回去搬家逃命呢兆璧聽了這話真是出世以來只聽人說過從未見過的事一聽賊兵已離城不遠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跑回家中向他父親說道不好了外面那些人奔逃哭喊皆因安祿山造反賊兵離城不遠故此各家關門閉戶預為避難了華童聽了也就魂飛天外隨即進房告訴他的妻子此時王氏正與他兩個女兒春姑秋姑在厨下煮飯聽說造反大家皆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華童道你們不必害怕古來道得好水來土掩將領兵行我們既先兵權又先地方之責只好逃往他方暫避兵鋒但你們母子均可去得我却不肯只因我雖未中舉受皇家的官責也是今縣學生員豈不知見危授命你們大家可趕緊收拾所有動用什物可必帶只將那簡便的細軟帶去就是了此刻出城南門不遠出了南門先到字坑的陶家暫住一宵不過一二十里地方即到他家等至明日探聽風聲然後再往他處逃走我是在家中等賊來以便盡節了又將兆璧叫了過去分付他許多的話叫他等賊卒之後務要用心念書以求上進家庭中弟兄姊妹務要和氣相待的話又說了一回兆璧說道爹爹既然不逃孩兒也是不走的就請母親同兄弟去罷華童道這是何故我方已經說過你們非我不可我究竟是個縣學生員自應盡節盡報你現在兵紀尚輕且你母親等人一路前奔無人照應總要你同去助同招呼你為何不奔兆璧道我看父親所說的話雖是正理但是父親既能盡忠兒子就不能盡孝麼況且還有兩個兄弟儘可同母親前去兆璧道是去不去的要去連父親大人一同而去父親大人不奔兒子也不奔你道兆璧為何這般說法只因他知道華童的性情說出話來皆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也說不奔兆璧要華童見他可憐或者回心轉念也未可知那知父親執意不從說道你欲行孝道先違了父命便不是個孝子兆璧被他父親教訓了兩句曉得不能挽回只好立在一傍痛哭不已倒是兆現靈机說道爹爹欲想盡忠我有這事不為報國華童正被兆璧惹得要動氣聽了

這話格外的怒道你這畜生如此年幼知道些什麼怎的說我不為盡忠兆現連忙跪下道我看父親雖然以死報國却是與國家無益且未至那盡忠的時分不過是些州寇若此刻暫避其鋒倘得遇了机緣掌了兵符那時掃平這些醜類方是為臣盡忠的道理如謂一个个皆是以死報國國家到無人辦事了兒子是看的這面故尔說父親不為盡忠在兒子意思還是大家一齊逃走的好以便後來代皇家出力華童被兆現這一陣哭訴反倒沒有話說只望着大家發怔王氏同了兩個女兒見了這般也乘勢就順住兆現的話說了許多華童嘆了一口氣道古來忠孝兩字本難兩全欲求千載只在一時我之心下早有定見現在雖可同你們一起出奔但是到了那身不由己的時節也只好各行其是了說完了與王氏等人忙忙的帶了些金銀首飾華童先將祖宗的影像請了下來先在前走大眾出了大門將門倒鎖旋即跟住那路上的人出了南門此時天已過午走至日落的時分到了陶五的庄上也就亂紛紛的驚慌不定陶五看見華童合家皆來忙的上來迎道我們這里午前就聽見這個信息那里大路上紛紛的人逃出來只是不見主人出來滿想等一夜明日再不到打算進城去接了現在既來了真是好極了快快的請進去裡面房間早已騰出來了說了眾人遂走進拜房陶五的妻子兒女也就把王氏同春姑秋姑三人同至裡面陶五又叫他兒子進來送茶送水伏伺他父子等人忙了一會已至上燈的時候華童那里吃得下晚飯死如陶五苦己的相勸勉強吃了些稀飯胡亂睡了一夜次日天尚未明在外人喊馬嘶一隊隊的人過去華童聽了向陶五說道你們出去探聽現在城中怎麼的了陶五答應了還未出門只見他兒子已跑了進來說道昨晚有人去打探得賊兵大隊已經到了雙橋鎮就於彼處地方住扎下來并未入城今日府大老爺已將四面城門緊閉調齊兵丁貼城端等省中大兵前來救應然後開仗呢華童聽了點點頭兆現兄弟們低低的說道幸於昨日求得父親出了城來不然如今關在城中那時如何是好過了一日城中仍無信息賊兵也不攻打城池彼此各相探問到了第三

日陶五便約了庄上幾個人至城外附近着着動靜公了好一時只見喘吁吁的跑回來說道我們此地遠不能住呢那知賊兵外面雖不攻打却是在賊營中挖了地道直通城內昨日已經挖好今夕五更就調齊眾賊將西南北三門圍困得十分緊急單留一東門不困聽說東門就是地道現在火藥已經埋藏好了若今日攻打不門晚上就要放地雷火砲烘開地道了城中如今遠不知道若果如此這里豈可住得麼王氏太太說道雖然住不得只是沒有他方去處如何是好呢陶五道焉此一百五十里有座湯家鎮我有個兄弟在那鎮上開了个雜貨店到了那里可以叫他尋找地方住下比在這里好多了我們是一定到他那里去罷不知主人的意下怎麼的王氏道既然是有如此去處我們就准於明日前去罷了華童聽他們議論只是不開口到了晚間正要吃晚飯之際忽聽一如聲天崩地裂一般將桌上的碗盞悉皆裂碎遠遠的朝响之聲不絕於耳陶五說道不好了一定是地道烘開來了正說之際庄上已四方鳴鑼說今夜賊人怕要來打劫庄子預備各家出人防堵如果賊人前來就與他開仗陶五聽了這話只得叫他兒子出外應名自己在家與他妻子將家中妻子房中什物及家中常用的車輛收拾出來專等明日清晨推王氏太太并兩個姑娘到湯家鎮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除惡賊寬以濟猛

仗大義公而忘私

話說陶五叫他兒子前去應名以防賊人來劫庄同眾人護庄拒敵他的妻子就與他在家內收拾專等次日天明與王氏母女眾人一起上湯家鎮來到了二更時分庄上人已齊集有三五百人大家手執農器又在大路口堆了兩個料堆引起火以為燈球預備與賊廝殺華童在房中聽得吵鬧之聲忙向陶五說道我同你出去看看究竟這些人怎麼的布置陶五就同他出去觀看華童到了庄口見人倒也不少却皆是烏合之眾只要賊人一至必然四散奔逃因向陶五道這些人既然如此齊心可有人為首麼陶五道怎麼沒有就是這庄

上的首領員外家的曹大相華童道既然有這個人你可帶我去就說我有話向他面談已管賊人前來殺得他心驚胆破陶五聽了這話只怕他肯出頭既肯出頭代他保護豈有不應往之理連忙說這个容易曹大相就在面商我去要他來就是了說了即刻前去不多一時領了一個三十多歲上下的少年人來華童忙向前問道老兄貴姓可是曹大相那少年道小子正是姓曹單名叫做德字華童道既是老兄與此義舉要保全這一座庄子何以不思妙策以備拒敵只用此烏合之眾豈非逐之殺死麼曹德道不瞞老文說小子雖年近三十從未見過這般事情因眾位鄉鄰舉我為首故尔出來為个領袖實不得已而為之老文如有指教求即說明好起緊設法華童道我看這里大約也有三五百人何必一定全堵在庄口前面樹林甚寬最好將這些人於樹林埋伏一半分一半往後山等那賊人前來先叫山上人喊叫起來四面應聲的必多賊兵聽見必然害怕疑惑有无限的人馬必然四處的奔逃然後再從樹林內抄出來從後趕殺豈不是好曹德聽了這話欣悅無止說道老丈此計好妙隨即出了庄口將那些強幹少年埋伏在樹林之中年紀較大的全令上山以備喊叫此時此話一出真是比將令還靈不上半小時分業已分撥停當華童復又進來向王氏說道我現在作了一件妥為的事能照我打算也是這庄上的造化但不知賊人今夜可真前來陶五道不問他來不來我們總是明日大早前行此處地方依我看來總已住不得的一則離城太近二則這庄子有名的富足到處曉得的絕不是个好所在華童道且至明日再說大家一夜也不曾睡深恐賊人前來等至三更遠遠的又有吵嚷之聲陶五聽見只是亂料華童忙令陶五道我全你到後山且去觀看說了拖了陶五就走陶五心中雖然是不敢去無如拉住他不得放鬆只得與他來到後山見那些人全在山中躲住華童尋到曹德問道此時可有消息麼曹德道方才聽見有些聲音如今又不聽見了不知為何正說之際已有人上山向曹德道城已為賊破了只是未曾站看現已到各搶劫方才那片响聲是在毛家寨打劫的此刻又不知到那里去了這

人還未走又有一人慌慌的上來說道賊人向毛家集去後又到劉家橋過了劉家橋大約就到這里我是聽見逃難之人說的我們這里好快些預備罷華童聽道就與曹德分為四處地方寬闊聲音方應得遠又叫兩個胆子大的人取了兩個小鑼到前面大路上打聽一經賊兵前來就急的敲鑼傳送信息好令山上知道兩人答應前去約有四更光景早時鑼聲遠遠的敲來庄上的人知道賊人已到隨即喊叫起來樹林裡面見招呼好叫他們此時不可出來等賊兵退了方好出來追殺原來賊人用了地道烘開了府城到了裡面見人家已搬空了無處打食只好仍然出城到各村庄市鎮打糧一路上就聽人說這庄上十分富足可以前公衆賊早存了這條一心故此到劉家橋見無什麼劫掠隨又到這庄上走离庄口不遠忽听得一陣鑼响知道他們早有準備忙令併力向前走到庄子裡面卻是知道走了空庄子再聽得後面山上有喊叫之聲應得四面人聲鼎沸好似千軍萬馬一般那賊首知道不利的打了一個暗號叫眾人望回逃走只見後面眾賊隨着號令紛紛退去樹林中埋伏的那些人看得清楚等他們方跑過太忙把草堆燒着一聲喊叫齊出樹林從後追殺那些賊人疑惑不定不知有多少人馬在後面追殺便也拚命望前直走因此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有被壓漢打死的殺傷的一直趕到天已大明跑去二三十里方才各轉回庄來一路上屍骸遍野血流成河反比官兵殺得利害就此一陣殺的賊眾足有大半眾人回到庄來皆到陶五家中來謝華童惟有曹德格外敬欲將華童一家老少人等接至他家居住華童道你們不必如此只因我命不如人未操寸柄若早倚天庇佑得掌大權這些州寇也未必敢如此猖獗現在眾賊就逃料想他是遠要來的你們不可因勝了他一仗就毫不介意可仍照埋伏在那里怕他今晚前來報仇我現在還有一條計策我看那大路前面有座木橋可趕快將那木橋拆毀順住河堤再挖寬一丈做為護庄河賊眾就便前來見橋已拆斷不能行走公接小河而走那小河的道途窄狹一面令人於午前把小路口挖下一面大坑上蓋蘆席一面覆上厚土賊眾一湧而來必下

防備陷塌下小路兩旁也有樹林可將亂草亂堆堆集林內每處埋伏數十人但看賊眾一經跌下坑內必無人聲鼎沸那時乘款將乾柴草等物截斷路口放起火來庄上各人但見火起便各執兵器將出來一面有大火阻住各路一面又截住廟前前後火攻任他賊人再多總要殺他皆絕華童小付已畢曹德與那些眾人無不稱道拜服登時遵照辦法果然賊人好多好做活不到午時各事已經齊全華童又與曹德到各處看了一回又指了些破綻然後大家各回家中飽餐飲食一面又令人進城打聽昨夜賊眾去後又往那里打劫探聽實在方好辦事那人去不多時慌忙跑來說道賊眾自昨夜打敗之後心不甘服今早便往城中抬了無數的大砲要來攻打這所村庄現在已經齊集眾前來了華童聽了便說道如此者來你們快些仍丟原地方埋伏賊眾由大路前來見橋已拆毀必投小路那時有他的火炮更好以火濟火你們大家放火之後切勿記仇後逃走千萬莫畜殺人但看火鼓騰空引動他的火炮那一聲响就要傷人不少的分付已畢各人答應一聲華童也就回到陶五家中不多一時只聽得遠處人聲鼎沸皆曉得是賊人前來大家也就寂無動靜等待叫賊眾受計原來賊人果因昨晚受虧今又前來報仇走至庄口見迎面一條大河阻住各路據賊眾齊道我們人多往各處取些樹木頃刻就可將橋搭起好渡過太倒是賊目說道等將木橋搭好庄內的人已跑个干淨了那里還怕有條小路可趕投那里太罷賊眾聽了這話皆向小路而來本是烏合之眾又無紀律便紛紛投小路而去行不多遠只見面壘塞不進賊目正叫人去問只見前面的人前來報這此處已有埋伏跌入坑去的不少了不能再進了賊目聽說忙的招呼退後那知後面又吵嚷起來說道路口已被火阻住不能退出這一声喊把那些賊人只駭的魂飛天外个个搶步逃命所有的炮火皆棄在地下只見頃刻之際火鼓飛騰可憐那些賊人皆燒得叫喊連天无路可走接着引動火坑隆之之聲驚天動地不足三兩個時辰把兩旁的樹木燒得乾乾淨淨所有賊眾十分之中只有三分逃走的其餘皆燒死在裡面華童等人在庄內聽得外面

响亮只不出來等主人声稍息然後與曹德打了眾人鼓譟而出只見那些賊人已是只顧遍野趕叫眾人把屍首拖去繞了个大坑掩埋起來此時曹德以及合庄的人格外感激曹德定要請華童到他家中去住幾時華童道老朽絕不能去相擾現在可令人再打聽如城中賊眾已經退完仍然搬進城住不然昨日已向陶五說明齊到湯家鎮去料想賊人受此大創斷不敢再來此地了曹德聽了這話不好再留只得叫人進城去看不知城中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慕文名輕財借屋

謀生計設帳課徒

且說華童同曹德設計保庄將賊眾燒除殆盡誠心欲求他家中居住華老絕計不肯只得令人一面到城中探望一面預備酒筵請華童夫婦兒女去要頑一日華童因他真心相請也就不推辭只得答應那王氏太太同春姑秋姑兩位姑娘前去了次日打聽人回來說道城內的賊雖去了但所有的房屋全行被他燒燬死存華童聽了這話因道自來州寇類多如此因此難成大器隨向陶五說道我們是定要去湯家鎮去了說了遂辭別曹德回轉陶五家來過了一刻王氏太太與兩位姑娘也就回來彼此又收拾了一晚次日天明陶五與他的兒子推了兩架太平車子一車推的是人一車推的是項碎東西其餘的人皆騎的是驢子王氏太太與春姑秋姑上了太平車大眾的人挑了什物將大門鎖起來一直上大路向湯家鎮而來走了一日只走了一半路程祇得揀了个客店住下次日又走至午後已離湯家鎮不遠陶五說道我先走一步好叫他那里先為預備說了把驢子加上一鞭趕往前去大眾又走了二三十里已到湯家鎮頭只見遠遠的陶五同一個四十多歲的人前來迎接到了面前陶五向華童道這就是我兄弟陶發那陶發見說是主人前來忻快之極這鎮上現成有一座房子是兩進兩廂主人欲住價錢又相且與我兄弟的店所相近華童道既有這所房子就代我談定便了能今日到裡面去住更好免得又打擾人家陶發道主人不必如此小人雖是个小生意

供應主人一兩日也還可以支持得下現在已將店後房間叫我家女眷移空出來主人只管去住說了已至鎮上到了雜貨店門首陶發的妻子已經出來迎接王氏太太與兩位姑娘進入店後陶五的家小一齊也將東西從車上卸將下來推到後進廂房中放下以便隨後陶五自家居住陶發又叫小兒計燒水煮飯與大眾飲食一直鬧到初更以後方才妥當華童父子就在店堂內住了一夜他兩個女兒與他的妻子就在後面房中居住到了次日華童取出十兩銀子囑買柴米陶發那里肯收說道主人這般客氣反叫小人們心中不安等你老家尋定房了然後再行治備不遲華童見他真心只得全行收下說道難得你們如此只好隨後再說了因叫陶五領了自己先到了空房裡看了一看果然就在間壁看了一回房子雖不寬濶也還够住忙問陶五道這房東姓什名何租價若干陶發道這房乃是本鎮的董姓湯名喚德元號為善夫也是个縣學生員原來這湯德元雖不與華童同縣却是同案彼此談起來都是認得的這日早間湯德元正在家中无事忽見陶發走來湯德元忙忙立將起來問道陶老板今日到此有何見教請坐了陶發坐下了問道太爺家那所房屋從前招呼我們代尋租戶但不知要多少租金湯德元見他問得有意說道大駕前來諒有人要租究竟是誰人這要租的人如果人品端方我的租銀決不計較多少陶發道不瞞太爺說這人說起來太爺也曉得的就是府城中那个華閣老街上的華童老先生只因近來遭了兵荒城內的房子為燒之一空現在回去先家可通故我家兄將他一家人皆帶到此姑且避亂原是他要租這房子人色可是不要說得的太爺但把租價說明便成交易了湯德元聽得華童忙忙說道原來是他却是好極了我與他還是同案的弟兄雖然未見過面久已聞名你代我來說說我不要房租請他來只管居住我還有話與他說能請得他來更好否則我就前本會他你代我來說說陶發見他這般光景很是得意於是就答應出門而去回到店中將湯德元的話與華童說了一遍華童道這如何使得他的品學名望我是知道但是白住他的房子怎麼能行既是他說我

去我就同你去走一走說着就起身就全陶發來到湯德元家中湯德元已在門口盼望看見他們前來連忙高聲叫道前面可是華榮兄弟華童忙忙的答道小弟正是華童說了已到了門口讓進門內來至書房彼此見禮坐下湯德元道久慕大名先緣得見今日相晤蓬戶生光華童道仰企聲華同深景仰若非被災至此一時也不能相見今日得仰芝顏足慰生平之愿彼此謙遜了一回家人獻上茶來湯德元道方才陶老板道及尊意欲租小弟住房此事正合鄙意即請入宅便了所有那些俗例你我二人雖未能免於俗然以老哥前來儘可不必客氣且此房空住也是无用隨後還有許多事件奉求華童道台從之意可感之至但小弟生平介介自守雖感情可感多少之間務必見示若全然不取則知我者反為不知我也湯德元還是不從道陶發從旁說道湯先生不知我們這主人的耿直從來不肯如此的你老人家遠說明白了免得他老人家為難湯德元見他兩人如此說法只得說道既然如此只取十兩銀子足矣其餘一切不必再議華童見他說出價目也不過謙當時談了些閑話告辭而去了陶發家內隨即督箱取了十兩銀子交付陶發送將過午後陶五又同他兒子到房子裡打掃得干干淨淨的本來原有物件當日就到房子裡去了從此華童就在湯家鎮居住每日除了在家課子之外就與湯德元來往閑談元如積蓄尤多又遭兵亂帶出來的銀錢數月以來已將用完又不肯啓口與人通融除了與湯德元來往之外其如鎮上之人皆是不與不取光陰易逝看已又是腊殘春至湯德元知道他的景况便說道我等苦耕以度日除讀課以外無別事可做現在兵火將平小弟在這鎮上入地遠熟莫若明春老哥將前進房子騰出開門授徒也可博得些脩脯華童道小弟也想到此惟恐是強弩之末未必有人前來湯德元道這事弟身上斷不致無人入塾華童當時就答應下來到了次年過了燈節之後湯德元先將自己的兩個兒子送來入學那些鎮上人家看見湯家子弟也來從這華老先生一介介也來托湯德元引進湯德元又代他擇那好的答應下來不上幾日已是一堂濟濟桃李盈門華童就此課讀起

來其中學生以湯德元兩個小孩子資質最純其餘雖非上等也不高於中材惟兆璧弟兄三人十分聰明平日一早起來先在內室裡洒掃一回然後就出來讀書湯德元看見兆這般大才知道他必成大器故此另存了一介介心思因他有兩個女兒長名蕙微次名蘭馥却與兆璧兆現兩人年歲相仿因他初到此地且是如此貧窮雖有擇婿之心却未敢起口每日無事皆來看他文字這日清明放學湯德元在家祭祖已畢來華童家中約他出去踏青華童正那里對景生愁想道人生貴道志我命中沒有功名之分也就罷了為什麼又遭兵變美得家產蕩然羈身在這地方難承湯德元代我招呼羅致這許多學生偏生他兩個兒子不能上進叫我何以對他一人悶悶的不樂坐在書房中細閱兆璧見他父親這般樣子知道他的心事也就不敢開口父子兩人閑坐在那里可巧湯德元前來約去踏青華童只得同他出湯德元也把兆璧兄弟一起帶去離鎮有三四里多路一个伍員廟凡到四時八節這鎮上的人皆到那里遊玩當時眾人一路行來真是春風楊柳天朗氣清好一派氣概荒也之間也有放風箏也有打鞦韆的不過一時已到了伍員廟門首大眾進了廟門和尚尚迎入到各處遊玩了一番然後到方丈獻茶華童又問了這廟中的勝蹟和尚一一說明正要與湯德元告別回去只聽外面人聲吵鬧眾人回頭一看獨少了湯德元的兩個兒子湯德元怕他二人在外生事趕忙的出去已將一个賣葷齋的老頭子打傷睡在地下許多的閑人將他拉住向方丈裡拖湯德元看見忙的上前招呼眾人方才放了手說道他家中大人未了那就有了着落和尚看見登時就出去解和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伍員廟小子行兇

湯家鎮老夫害病

話說湯德元的兒長名湯俊次名湯傑這湯傑姿質雖愚也遠不敢在外邊滋事惟有那湯俊平日在家不肯讀書雖然勉強送他進館一經頭號仍是在外胡鬧今日因是清明放學日期怕他出去鬧禍故此湯德元自

已帶了他二人出來那知他進了伍員廟他二人等華老先生與他父親坐談又向和尚談元之際他就越此出了山門見前面有老頭子在那里賣葷湯後向湯傑道他那里有這東西我們前太吃他一飽湯傑道你有錢麼湯傑道我沒有錢你只管吃色你沒事湯傑也是令小孩子聽見他哥哥叫他太他就隨着後到了了賣葷齊担子面前湯後向老頭子說道你這東西怎麼賣法那老頭子道一錢一串不甜不要錢湯後道既無這般說法我先吃吃看說了自己取了五六串與湯傑分吃那老頭子以為他平日總是弄慣了這個樣子今日又是節期小孩子身上應該有錢當下未曾阻擋他知他二人將葷齊吃完了回身就走那老頭子喊道相公你忘記了葷齊錢還未把我呢湯後上前道你方才說不甜不要錢我已經上了你的當吃了下太真是一點甜味兒也沒有你還同我要錢麼老頭子見他這話曉得他要害賴連忙站起身來將他拉位不放他走他舉起手來就將那老頭子向後一推不曾推倒湯傑着意便也趕忙的上來將那老頭兒背後的衣領一把拖住向後就墜湯後見他兄弟來助他接着奔上來將那老頭子胡須扭住又向前賴那老頭子真正遭瘟一個在後墜一個在前賴諸公請想也那種神情老頭子可下得去麼只得喊道你這兩個小孩子野種那里來的吃了我的東西不給錢也還小事為什麼還要來打我湯後見他叫罵起來復又伸出右手在他臉上結結實實的打了兩下雖是個不出書房的小學生偏生的氣力最大不知怎的一巴掌就把那老頭子口中打出血來在先那些站開的人看這兩個小孩子胡鬧雖不在情理之中似乎尚還可發一哂此刻見他們認真打起來一個不答應說道老頭子你就睡下米讓他打不怕他是那一家到了那時總有人來出頭就此一句你言我道頃刻之際同站開着的人圍了一個大圈子那吵鬧之聲達於方丈之內此時華童與湯德元走了出來見了這般那些閑人見他答話知道是他家的人故皆說道既有人出來這就有了著落了遂將以前的話對湯德元說了一遍湯德元直氣得活料忙的上前去招呼了眾人華童也就將他兩個兒子

喝下先行帶了進廟外面湯德元又復還了葷齊錢又與些閑人道了謝那些閑人方才散去湯德元進了廟內見湯後被華老先生教訓了幾句坐在那里不敢啓口湯德元因在外面也不好怎的督責他只得大家一起回來到了鎮上與華老先生各自回頭回去不說湯德元回家教訓湯後弟兄惟有華童與兆璧轉至家中悶悶不樂說道湯後兄為我如此費想把他的兒子來後我發把得上進偏這兩個小孩子拘氣今日當住我師傅之前竟敢這般胡鬧叫我兩人的面子怎麼的過得公那知年老之人不能受氣加之在路上又受了些風寒到了上燈的時分就身起熱連晚飯也不能吃竟自上床睡了兆璧與他母親前來問長問短整整的煩躁了一夜到了五更時分方才出了的汗朦朧睡去大家方才放心以為就此可以好了那知過了一刻的光景華童忽然在床上大叫了一聲復又掬起來滿臉通紅就向外跑兆璧見他這般慌已的趕緊前來扶住叫道爹也外面有風不好出去的再晚一息待周身透足了就可全元了華童只是不答口中不停的胡說王氏太太見丈夫這個樣子也是吃驚只得母子幾人將他代拖代拉送進房去敷衍了一回請他睡下把被代他蓋好只聽他口中亂說渾身是汗又如炭一般兆璧只得出去請了大夫來看視尤如人生疎不知那竹的脈理高明復又到湯德元家去告知他的父親病了求湯家代延了大夫湯德元自從昨日回去後就將湯後責法了一頓怎奈妻妾愛打了不到二三十下就做好歹拖過去了湯德元本想早起到書房仍請華童書法他一頓方才起來兆璧已入了大廳過着德元告訴了一遍湯德元知道華童是一個書獃子的性情必因昨日嘔氣趕忙出來與兆璧出了大門揀鎮上一個有名的醫生姓魯名叫達光將他請了一同到華家來與兆璧出了大門來到華家走進裡面兆璧的母親且避了過去魯達光到床面前先將華童的氣色一着就說道這病是受驚而致故此發這語說着坐下細細的診了一回脈兆璧連忙問道先生看家父這病輕重如何魯達光因他是一個小孩子不敢嚇他遂說道這是受了點驚虛又吹了些風本來久弱多煩又夾了些痰滯

幾件湊在一起故此得了這般瘟的病症所幸還不大妨事但是將這帖藥服下太身熱退了不發謔語那就
 有勁了說完與湯德元走了出來開了藥方然後兆璧送了藥金告辭而出此時兆璧的母親在旁聽得
 清楚忙出來對住湯德元道謝復叫壁出太配藥湯德元也就了兩句閑談復將書房內的學生各放回家
 兆璧取了藥方不多一時將藥配好了回來春姑秋姑忙的引火煮服那知華童足足的睡了一天只是不醒
 眾人叫了好一會功夫慢慢的將藥服侍灌下大家皆坐在床前等他出汗一直等到他上燈的時候翻來復
 去總沒有汗出到了三更時分從前人事雖不清楚也還不十分糊塗現在反更昏迷不醒任你再喊他全不
 答應再摸他的身上仍如炭火一般大家只急得痛哭好容易過了一夜到了天明兆璧復又出太到魯達光
 那裡將病原說知仍請他來診視魯達光約眉道非我故意作難昨見尊大人之症就知沈重因怕你年紀幼
 受急不敢遽然說出今日這般正是危險之症且到府上看視如何惟最尚要湯老先生請來作主好些兆璧
 聽了這一句話只嚇得魂不附體忙的又到湯德元家中把大夫魯達光所說的話一一細述了一遍立即請
 他同來湯德元聽見了此一番言語也是受急只得隨了兆璧來至魯大夫家邀了魯達光同去三人來至家
 中王氏太太正在那里啼哭魯達光道不必如此病執雖然沈重但家中人不可亂哭說了又細細的診了脈
 看了舌苔然後方才出來對着湯德元道你先生總要代他們這裡作點主纔好此病非是我推辭必得再請
 一人幫同斟酌我兄弟一人不敢担此重任兆璧見他這般忙向他磕了個頭說道先生務求不必推辭家
 父身羸異地寒舍又僅倚家父一人度活求先生鑒我若衷開示一方湯德元又代他轉求了一會魯大夫故
 為艱難只因病執沈重已極我甯可說過一句藥方我開就是了於是又沈吟了一刻開了一張藥方說明了
 泡製各法因又道好醜就着這一方兒如果午後有点汗可送一信與我以便更改藥方說完了辭了出來湯
 德元見了如此光景悲而喜之事從跟起明知道病是因他兒子那天在廟所鬧之事而得只得也不回太

助着兆璧照料一切此時陶五的弟兄也得了此信忙的趕來看視大家在那里望着華童出汗就有轉機等
 至日落西山偏他身上要有一點汗也沒有如此又過了一夜大家皆說這病是由伍員廟回來發的或者
 於廟中遇着了什麼最好到那里求求句兆璧聽了這話也覺有理次日侵早自己一人帶了香燭又至廟中
 默禱了一回竟允許了愿方回來飯後又請魯達光來看語休煩叙一連過了三四天一些兒轉機也沒有
 眼睛睜病在垂危兆璧母子兒女只是痛哭想不出一些法來到了第四天兆璧見他父親如此病執又想起
 後來光景真是傷心便說道如我父親真有不測這一家人口如何度日呢要想自己尋死與父親同暈地下
 又有近親全兄弟姊妹等人惡前想後只得一人暗暗的痛哭因怕他母親看見格外煩悶又過了一日他父
 親仍然不好忽然之際兆璧想起一介法來代他父親治病那知誠心感格居然將病治好欲知後事如何且
 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孝子療親兩番割股

嬌娃救母一樣誠心

話說華兆璧見父親如此病重一人暗暗悲苦到了第六日忽然想道古人有割肝供母之事可以療治親病
 我雖不能割肝何不默禱神靈割股煎藥或者神明怜佑令我父親病好也未可知想到此地反而把愁悶解
 了許多專等夜靜無人處為此事想罷就起來復到房內服侍了一刻見他母親只是痛哭反以閑話解慰一
 番那魯達光與湯德元也不時前來探望華老那般的病執皆是見着搖頭嘆嘴惟有陶五真是難得倒定身
 子日夜在他家照應伺候這日到了上燈時候頭次藥已經吃下二次藥尚未煎好兆璧的母親照應了幾介
 通宵他也是五六十歲的人此時真因倦起來在那里打盹兆璧見了忙將他母親叫醒說道你老人家今夜
 先睡一睡好在且有我們在這裡明日也要人招呼你老人家此時可就去睡罷春姑秋姑坐在床面前陶五
 此時已經回太兆璧就對兩個姐姐說道你們在這裡看住我到外面去求神呢兩個姑娘答應了他就一人

出來到了前進書房裡面先將香燭點燃取了筆硯跪在香案前寫了一道表文无非是華童得病的緣由以及服藥無效的話末後就將他家中的苦况以及他誠心割股求神保佑的話寫了一篇復又剪了燭花一人禱告了一遍將表文在香燭內焚化已畢取了葯罐子放在桌子上又找了把利刃復又跪下將衣服解了打出左膀露出皮肉又叩了幾了頭說道弟子華兆璧因父病沉重別無良策治理只求神明保佑速賜病痊說至此豪惡不住的落下淚來復又帶淚禱告已畢就將利刃先在大膀子上用力一戳已有二三分之深即將利刃一旋已經割下一塊肉來趕忙將刃放下把那塊肉丟在葯罐之內又忙的抓了一把香火把刀傷掩住以白布扎好又磕了幾了頭把臉上的淚痕揩淨又將衣服穿好端了葯罐走進房來在大爐上煎好了怕春姑及救姑二人看出破綻不敢使他們仗伺便獨自一人到床前用力將父親扶起又叫了兩聲華老微已的把眼睜開兆璧就將煎好的葯漫已兒的灌了下去又將華童放下睡好蓋被這才出來收拾外面的香案莫說元神却有神就因兆璧這一片誠心發愿割股不但兆璧膀上割下一塊肉連一些痛也沒有便是華童服下此葯不到四更時分忽然呼了一聲春姑趕着進前去叫華童把眼睜開說道我好難受呀兆璧在外面聽見他父親說話知道是醒過來了真是喜出望外趕忙的跑進房到了床面前叫道爹已現在怎麼的了華老見是兒子兆璧說道渾身如火炙一般心中十分不好過你快去倒些茶來我吃了又問了兩句話面又向床裡睡去兆璧知道有些轉機格外不敢怠慢就與他兩了姐姐坐在房裡過了一會取了燭台看着不多一時天已大亮漸次的華童身上微微有汗臉上的紅光又減了許多各人自是歡喜王氏太太因已天亮也就起來叫兩個女兒去睡兆璧却无心去睡趕忙的就到魯達光那里告訴夜間的情形請他來加減葯方魯達光聽了這話也是代他歡悅就跟住兆璧前來先求診了脈便疑道這脈可真是也奇怪昨日微細萬分眼見要沈下去怎麼過了一夜就如轉機并非我自謙那葯方斷不能如此神效照是你家祖宗神靈保佑

你們放心罷雖不敢說十分不要緊這五分數總可包了只要再出點汗得點小便那熱就可漸次的退了却好湯德元已來大家又談說了回魯達光復將葯方改換加減過了辭了出太兆璧一人心中明白明是昨夜割股的道理蒙神明保佑故此有如此見效的快速因魯達光說的話很有些道理便請湯德元稍坐片刻他忙的取了葯方將葯去配好回來隨即煎出與父親服下從此人力天工兩下湊合他的父親就日漸全可慢慢兒的又進些飲食不上半月所病若失了大家正要擇日子謝神那知王氏太太因他夫主病中辛苦太過又受了些寒涼他夫主的病執方好他又病將起來可憐兆璧方才十六歲的小孩子一連出這兩件大事如何經受得起別無法可想只得一人暗地裡痛哭從前他父親抱病的時分他母親還可助着照料而且還解勸寬他的心怕他因此又將反病起來故此內外皆是兆璧一人照應誰知他母親的病執與他父親的病一般无二兆璧只得又將魯達光請來看診頭兩天服下去的葯也是一點效驗也沒有到了三四天上格外的沈重加之他父親呼長喊短要人伏伺真个不是人過的日子兆璧心下想道前日父親的病好分明是割股之後有起色的現在母親如此何不再將右膀割下煎葯主意打定預備夜間仍做此事那知春姑自從前他日父親病好之後心下雖是歡喜還是疑惑暗道我兄弟昨晚在面進香好一會子又將葯罐子拿了出去然後進來方才煎葯隨後服下就好了莫非他放了別的什麼東西自己一人在那裡疑惑而且連日見兆璧那右手總有些負痛的樣子心下早已明白只是不便詢問此時見他母親又病心中說道我父親有病明是兆璧割股好的現在母親有病我何不也如此誠求神明主意想定了也就預備這日晚上前去割股且說兆璧日間將葯配好回來先將頭次煎好與他母親服下到了傍晚時節先叫春姑做了飲食給他父親吃了又過了一回服侍他睡了復又與姑大眾照應了一回各事已竣又將兩個兄弟安排去睡了已至初更之後又歇了一息乃向春姑說道你在這裡面積坐片刻恐怕母親醒來前日父親的病是我求感格的今日我再

去進香你們不必出來春姑道你前幾日已經辛苦你在此處稍坐外面進香等我去罷好在故神只要誠心
總可感應的兆壁見他姐姐說了這話心中著急說道夜靜更深你一人到外面進香如何可行而且不甚雅
道我雖辛苦了幾天也還不見怎的呢還是你在裡面的好春姑見他一定不肯知道他是又想忖作那事
不由的心中一酸滴下淚來說道你的用心我全知道了你也不必瞞我但我雖是女流也是父母所生豈不
能報答只要神靈保佑也自有有效的說着不等兆壁再說自己一人先出了房門將香案排好點起香燭就
要磕頭兆壁見他知道你既有心發這大德格外好極我前日是先寫表文焚化之後然後方割股的今日你
也要如此我們兩人就同寫一道申表便是了春姑答應兆壁就取了筆墨將病原以及二人誠心虔求的話
寫好了兩人遂叩頭禱告一番將藥的罐子取出來兆壁仍是取那前日所用的利刃春姑只好取了一
把快剪刀各人脫去衣服露出手膀究竟兆壁是男子將刀抓在左手認定右膀上割了一塊下來放在藥罐
裡面春姑接住在左膀子上也割了一塊下來兩人急忙將香灰掩住彼此互相札好春姑先將藥罐送到房
中預備剪藥這裡兆壁在外面又磕了幾下頭將香收拾清楚姊弟二人煎好了藥輕已將他母親喊了兩聲
秋姑的年紀雖然小兩歲倒也狠知人事知他姐已和哥已兩膀割下肉來不能用力他就端了藥碗就了勺
子慢慢的將藥給他母親啜下復又與他母親蓋好衾被說道你們兩人如此辛苦現在天遠早呢有我在這
里伺候你們可歇一刻去罷母親如果醒來我再来叫你們便了兆壁道我全不困倦倒是姐姐恁睡的好明
天還要人呢春姑道我不熬了兩三夜尚不辛苦你是裡外受虧了還是你去睡罷兆壁見二人苦苦勸他明
明放心不下只得在旁邊小床上倒着身子躺在那裡稍微歇息而專他母親出汗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

卷中文字分解

第六回

得祥夢魁星照命

相婿佳醫士為媒

話說春姑與兆壁兩人割股進藥之後春姑便令兆壁前去歇息兆壁見他兩人苦苦的相勸就在旁邊那張
床上倒着身子躺在那裡究竟辛苦太甚神一凝矇眈之間便自睡去不知不覺好似一人將他喊出門外道
我家星君請公子前去說話兆壁不知何人只得隨着那人前去却又不不知那人是誰又似從前家裡的舊僕
王墩仔細看來又不十分相似正在疑惑之際那人已停了脚步說道請公子在此等著我先進去說一
聲然後再領你進去兆壁聽說也就止住脚步抬頭一看好似一座大衙門六扇大門甚為寬大門外對立了
兩個石獅子對面照壁上畫了一個五彩的挂印封侯心下暗道我這里是從未到過又沒有熟人何以有人
請我正自疑惑向裡面探望只見領他來的人已走出來說道星君請公子進去兆壁聽說便跟了那人進去
到了大門裡面便是一所五開間的大廳穿過廳房後面方有大大大的院落院落以上又是一座殿閣那殿閣
高聳半空下面一座七級台上了台階到了殿口那人便上來說道華公子來了只聽裡面一人道着他進來
兆壁聽了急的走上台階見殿上正中坐了一人冕旒冠帶五綬長須兩旁排列多人有掌簿書的有執筆的
遠有坐在案旁翻閱文卷的兆壁見了總科是有司衙門趕忙的向上跪下口中說道華兆壁星君呼喚不
知有何分付伏求明示只見中間那人說道我這里非有根基行孝的人不能到此昨晚本星官查察人間善
惡見汝等焚香禱告割股療親真堪嘉尚特奏上帝將尔等的爵祿加增汝母病就此可好惟恐汝等不能
始終如一故此喚尔前來曉諭尔一番兆壁還未聽完忽然殿後跳出一人兩隻眼精如銅鈴一般手中執定
如鐵筆一枝相似的物件望着兆壁喊道華兆壁你來了說着跳到面前對定兆壁一嚇一身冷汗大喊一聲
醒轉過來乃是南柯一夢春姑正在旁邊煽風爐忽聽兆壁大喊起來惟恐驚了他母親忙過來問道兄弟為
什麼敢是着魔不曾兆壁還未答話那知早把他母親驚醒在上翻身軀喊着春姑道你快來帶我把被掖
過去我身上怪熱的春姑即上前伸手在被窩內一摸果然出了一身透汗當下說道請你老人家耐煩些現

在已經出汗了等了一刻退了汗再掀蓋罷此刻未出透不能驟然掀被的他母親無奈只得又過了一刻又
叫倒了一盃茶飲下公神明感格從此人事更清楚起來加之魯達光脈理又好每日前來診視對病發藥不
足十日居然飲食大進厥疾頓愈夫婦二人俱皆歡喜無限惟有兆璧心下疑惑道我何來後不做夢那日晚
間那夢前半光景也遠罷了但是後來被那人在頂上點了一點寔在可怕也不敢向人說起只得自己思想
寔在委決不下又過了半月的光景他的父母皆已精神充足便揀了四月十五日酬神第一天湯德元魯達
光以及那些學生家的父兄知道師父師母病愈酬神皆說次日大早全來道喜遂要吃麵到了十四這日兆
璧就買了些動用什物以便次日應用到了次日一早先設了香案春姑姊妹又在廚房將祭品端正妥當就
想代他兆璧端至家堂怎奈他父親性情古怪說敬神不要女流在面前故此兆璧便忒端正祭物无如他兩
膀受傷祭品又重端在手中掙扎兩處口疼痛異常只得搶一步進堂前將祭品三牲之類放在桌上只見他
把臉一苦忙的跑到房內去了他父親見他這般辛苦反而大怒道我令酬還愿做了些小事你就苦臉現在
又跑到裡面却是何故兆璧見他父親發怒又不敢說只得仍然出來相助為理用力太猛創傷迸裂頃刻之
間血流透袖又是四月天氣把件月白夾衫皆染透過來還是他母親心細見他做事總有保痛之狀便留神
細看只是他衣服上血斑點點早已透露出來趕忙把他拉過去代他將衣袖捲起來一看不看猶可這一着
却忍不住流下淚來道我的兒痛煞你也你怎的這般狠心下此毒手怪不得你如此苦臉原來受了這般重
傷此時他父親也走過來看視免不得也生了憐恤之心兆璧見說還恐兩老傷心復掩飾說道孩兒并不見
痛方才因用了點氣力故尔如此只要稍歇个一兩天就可好了你兩位老人家不必愁苦說了等他父親磕
了頭自己也來磕頭此時湯德元大眾已來先代夫婦二人道了喜然後方去閑談華童就將兆璧割服的話
告知眾人魯達光道如何我前次看你的病危險非常怎麼次日就大好起來當時我就道總有道理原來是

今郎如此怪不得神明保佑實為可敬湯德元在旁聽說又歡喜却又感慨你道為何如此呢他忻悅的是他
久存了意見想將他女兒配與兆璧亦是不便替口此番病中他十分照應只要約人一說諒華老斷不好推
却的只要他答應了之後隨後有這般孝順才貌的一个女婿也不落在人後此是忻悅的意思他感慨的因
他的年歲已與華老相仿雖有兩個兒子只是百般淘氣一點人事不知設若一朝不諧免不得門庭敗落想
到此處所以感慨係之一人坐在那里歎已的亂想一回不多一刻天已晌午裡執的麵已燒齊備了請請大
眾入座華童道謝了一番趨後彼此談了一会閑言然後眾人告別回家且說湯德元見了兆璧越看越執定
主意想道我不趁此時將話說明後來為人搶了去豈不是白白的費心思麼隨到家中將這意思對他妻房
說明次日一早起來就到魯達光那里說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兄台可肯援引否魯達光聽道老先生
何必如此謙遜有話但說不妨湯德元道人生在世不過為的父母妻子小弟見華老兄的長子兆璧世兄實
在令人可敬不但品性好隨後這人總不在人之下小弟兩個弱女意欲挽兄台執柯作為月老前去與華老
一說因婚姻之事不便面談特來相求魯達光聽稱道先生眼力不差這般乘龍佳婿豈有當面錯過之理能
作成這事隨後連我皆與有榮耀為你先生不必煩思色管在我身上便了我飯後就太總在今晚明早必送
喜信與你彼此又談了些閑話湯德元回轉家去這裡魯達光到了飯後將各家的病一一診完了便來至華
家華老知道魯大夫到來躬身出來迎接進去公賓主坐下華老道昨日不恭多多簡慢只好隨後再為補謝
了魯達光道說那里話來小弟雖非儒林中人也不遠不落流俗專是徒哺啜的但湯先生為的尊靈狼費了心
華老道如這般情同骨月的至交朋友當今之世可寔在不多魯達光你先生既知湯先生情同骨月可知湯
先生有一件要事要求尊靈的呢華老道真不知道我們兩人本來至好可算得无言不談但你先生所說不
知究為何事尚望你老兄說明以便遵行是了魯達光道非為別事只因他平時最愛的是大令郎加之昨日

聽說又有割股療親之一事不但孝行可嘉而且他日必然高發他有兩個女兒欲與先生兩位令郎結婚雖非通家好友只是聯姻之事不便於當面言談所以托小弟前來介紹我看此事不但門戶相當而且男女也實在相稱十分相配湯兄的女婿我雖然只見過一次品貌固好惟有持家一切以及敬上慈下的行為凡與湯先生見好的人无不知他有這兩個賢孝的女兒但不知你先生意下如何華老聽說沈吟了一刻說道湯家兄的意思我是感激之至惟有一件現在不便許可門戶雖然是相對貧富却又懸殊他家雖非大富也還廣有田畝房屋我是个一貧如洗加之遭此兵荒就是那數間房子也皆拆毀无存現在此間不過暫作棲身難得湯家兄如此多情我看小孩子年紀尚幼若能後來稍有進益那時再來報命尚亦不晚還求先生善為我辭便了魯達光見華老有心推脫復又說了许多旁觀的話總要將事和諧方才罢休欲知後事如何且看
下回文法分解

第七回

行聘禮泰山惟意

逢故事乃父謙辭

却說魯達光見華老有意推婚不肯應允當時說道先生此言差矣俗語有言會擇婿者擇兒郎不會擇婿者揀田庄湯德翁之意正合此言且他甚以兩個兒子為念常言雖有泊產但是後人太不爭氣持恐繼起无人行將敗矣故此要把兩個女兒揀兩位佳婿隨後也好代他稍爭體面你先生如此推却豈不孤負了他那番用心至於說貧富不敵湯先生也不是執利之人斷非那流俗爭競聘禮不過今日之言便定了兒女終身大事你先生如此固執某竊為先生不取焉華老為魯大夫說了這一些的話幾乎无言可答加之湯德元待他好處正是少有少見現在又要把女兒與為媳若執意不從不但湯德元心中不好過自己也似乎泊行只得說道兒女之事雖我為主然必須與賤內相商方可行事今日先請你先生回去明日定有回復便了魯達光見他這般說法就立起身來告別這里華老便進來與光璧的母親王氏太太述及此事王氏太太道我輩中

事是推却不得的無論門第相當平時的照應即以我們兩人病中而論承他家那番美意也是可感可敬的今日他又不爭你的聘禮一心要把女兒把我豈可回却華老道我不是无情只因他兩個兒子太不爭氣我現在教他念書全不能上進心中已是對他不住若再成下親來我的責任豈不更大日後不能成功外人反議我存了私心故意不竭力教訓那時如何說法春姑在旁聽見了這話說道爹爹這事倒不必慮他本來是這般又不是從小在這裡上學的父親既有這意思明日等魯達光先生來將此話與他說明如果湯伯已一定不移定要娶女兒與我家隨後就是湯俊不能上進外人也不能抱怨我家華童道話雖如此惟恐湯伯伯聽了這話格外作氣那時我怎麼對得起春姑道父親明日先與魯先生商議好在不是我家先說的魯先生今日就說過湯伯伯要做此事也是為的兩個兒子父親同他說這句話正是此對彼答的道理華老听了這話也似乎有理當日无話次早不等魯達光來到他醫室內去彼此招呼坐下華老道今日道府一則走謝二則特來報覆台命魯達光站起身來先說了豈敢的話隨後問道先生與令夫人商議昨日之事也該定妥了華老道承湯家兄的美意好是好極了但有句話先與兄台商議請兄台代為婉達如何言則言如不可言再為計議魯達光見他不吞不吐的忙說道先生有話但說不妨小弟自可代為婉達如何言則言如不昨日家中商議之話告知魯達光道此事是先生深慮豈有子弟不成就反怪先生之理且湯先生常於我面前說他的兩個兒子不好今日他必然前來討信等他來時我當婉為說及便了但婚姻一層怕是推却不去的華老道但求先生將此話言明隨後皆好商訂彼此又談了一回正要別去却好湯德元迎面而進又為他看見魯達光忙的招呼道湯先生請進來坐我正要到你那裏去你來得正好說了湯德元只得坐下達光道昨日承託之事小弟已經代達了華先生甚為感激但華先生却有一件事委決不下湯德元道華家兄有何意見但說不妨小弟的意思魯兄盡知若不是因這兩個畜生太不爭氣我也不如此之急知弟莫若師

華家兄也是通家諒該知道我之用意是在見他那位令郎令人仰慕故此相形之下更想為兒女了其首尾魯達光正要用話從他兒子的身上引來却好他自己先已說出正是机鋒相對忙說道華先生所慮也是個意思因你帶他這番美意萬不能推而却之只因令郎在那學全未能稍有進益已經孤負萬分若再做下親來隨後更難報命故尔因此籌辦湯德元聽了這話不由的傷心起來說道兩位兄長在此豈不知小弟為人隨後豈有理怨別人之理我與華兄如此至好兒子是他自己不好女兒雖不賢淑也可相助為理若不能應允則更令我難堪了華老見湯德元說道此地也不能再不應承遂忙的用話解說道弟元有不肯不過是內人等多慮既承美意我們就一言為定便了湯德元見他已允甚為歡喜魯達光道湯兄雖然不己聘禮為意但我既作這水人華兄也該稍有點聘物隨後也寄个吉兆說了就在案上取了个曆本揀了四月二十八日此是定日說道後日就是吉日最好就是這日彼此行了庚書隨後就格外親熱了只是魯達光的意思怕華老日後反悔華老也答應下來道小弟本來寒素別无貴重聘物只好臨時聊勝於无罢三人又談了一会各自分手回家華老到了家中就將這話與王氏太太說知大家也是歡喜到了二十八這天魯達光到華家先道了喜領了庚書華老道小弟別无聘物只有家傳的玉獅子一對雖不是上品也還潔白可愛今日權且以此物為聘日後看小孩子的造化便了魯達光見了那玉獅子果然是一對美玉忙的道甚好隨即帶了庚帖聘禮便望湯家而來湯家此日尚遠熱鬧一來湯德元在鎮上要算个首戶人家二來他以為與華家接親故令眾人知道後來兆璧高中外人方說他眼力不錯三來昨日在魯大夫家中聽見華老的言語因為兒子不好有推却之意他回到家中未就將两个兒子着實教訓了一番說道你兩人不學好帶累了眾人今日故意買東西說隨後的家產志與華兆璧太要想湯俊二人發憤好學一心上進有三層故此華家熱鬧挂燈結彩賀客盈門魯達光方走進來湯德元便忙升放鞭炮行三道茶的禮節就將庚書放在當桌上

各人行禮已畢然後排好酒席魯達光入席用酒到了午後湯德元方將庚帖好了一對金鳳凰做了回禮取金玉相當之意魯達光代回華家交納從此做了親眷華湯兩家格外親密光陰易過春去秋來自從大同去年被了兵亂之後已有一年的光景賊眾亦已肅清國家舉行改試令歲正是歲試之年華老雖已出學只因兆璧已將弱冠該應把功名過了八月之中秋即學台行文飭令大同府轉示所屬限以九月初一日一律舉行縣試此件公文一出各家致生皆是甚意課習準備臨場湯家鎮高府城也不過數十里路不一兩日也知了這个信息湯德元在外聽見忙忙的跑到華老家中道今日聽說上憲的來文令於九月初一日縣試兆璧兄弟兩人今年也該應致了華老聽見這話遂說道功名兩字我已視同雪水當此窘境出致一來不无又用度若且小孩子的工夫尚未純熟不能操必勝之券再等一二年科試出來那時工夫也長進許多或可一戰而得湯德元聽了這話甚不高興當下說道你老哥說求工夫好便先人不入學上進的了莫說兆璧此時儘可出致便使功夫真未純熟也該令他太觀已場使他自知發憤也是好的怎麼說出這般話來你的功夫不為不好怎麼屢戰不勝可見一半要人力一半也要造化的若論境遇不好這些須致將我這供應得起說着一定要兆璧兆現二弟兄出致華老見他這片熱心也不好十分推却也不肯遽然答應你道他什麼用意呢只因他數月以來前番被他父親責罰了一次又見他父親加意歡喜兆璧他本非戩小子豈不知道後悔故近來甚肯用心念書加之他父親竭力開導勉強已可作文滿等下次科致令他兄弟二人一起出致就是工夫不佳兆璧可以在場內代他修飾修飾能得了一步功名他也可稍盡其心所以此次不肯令兆璧兄弟前番應致就是這个用意現在被湯德元說了這一番話甚是籌辦湯德元見他仍不答應又道不論肯與不肯既然做了我的女婿我這點主意也可做得我明日先帶他進城去報名臨期你不吝我送他兄弟赴致便了說了自己竟出門而去尋了門斗先代兆璧兆現兩人報名不知致試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考秀才成全後進

小童子照應同人

話說湯德元自作主張硬去帶兆璧弟兄兩人去報名華老也無法可阻只得預備攻其臨時令他二人前去且說大同府有戶廩生姓呂名璜本是个詩書子弟只以家道不豐加之品性又不端正故此倚着這廩生每逢致試大肆欺壓乞攬認保无所不為藉此詐錢財以為生計此次訪得了華童結了湯德元這門親滿想因此生出枝葉來得一注財文後來經門斗告知他華家是世代書香雖然湯家有錢却是无事何能長生枝節我看湯家鎮現有一戶雖然不比得湯家富足也還不相上下聞得他家今年有人應致可生發生發呂璜一聽忙問道這人家究竟是誰門斗就將花名冊子掀開來與他一一看道就是這个名字呂璜一望乃是李大椿三个字就把他放在心中這且不表單說華童見湯德元報名已畢忙着這幾日叫兆璧做雙篇改文字開丁不了不到幾日已是月底這日湯德元一早就來說道我前日進城去尋客棧却巧遇見這鎮上李家的一個小子也在那裡尋下落預備應致這人家甚寬靠着母親做些針線度日他却竭力用功以畜上進我見他尋了許多地方皆因租價太昂實在為難故此叫他與兆璧全廬所有房飯我已與他言明不必出錢皆是我備那裡不花用些錢這成全人家也是好事今日他已收拾齊整專等你們一齊進城這程可作速預備那裡還有許多事呢華老聽見他說了這話也是道好旋即招呼厨中預備了中飯以便飯後入城春秋兩位姑娘早已知道忻已悅忙了中飯湯德元也在他家吃過了飯又將李家小子的東西搬運在一个地方然後雇了兩輛大車子引了兩名家丁就向城中而去走至上燈的時分已入了府城內到了客店住下次日正是二十九日晚間即須宿場那知李小子早上出城到夜不通一直等至上燈時分總未見回來心中甚是疑惑若說小孩子貪頑他又非不知事的小子正在那里盼望只見他匆匆回來向住湯德元大哭眾人吃了一驚道你為的什麼如此樣子他道我至保師那里畫給他說我身家不清不肯認保若定要他認保須送他上

十兩銀子方可蓋我說我是寒士他說我是鎮上的首戶不然何以全湯某人住在一起我便苦苦的哀求他反說我禮貌不周提撞保師將我保結扯碎照此看春明日是放不成了湯德元一聽怒道他說你身家不清他又未指出你的實跡這是无故壓致難道就罷了不成麼我同你去查他有何言談隨即起身先叫兆璧兄弟兩人安睡他就與李家小子到呂認保那里去原未道李家小子就是李大椿呂璜听門斗說他家有钱故此約了幾個同堂的廩生偕致湯德元帶了李大椿先行了師禮然後湯德元問了姓名原來這廩生姓黃名名叫瑞安平日也與呂璜一類見湯德元出來問事以為有了著想隨即遞了名號湯德元道李相公這張結是派在你先生名下問得尚未作押想因小孩子年輕禮貌不周此時兄弟牽引他前來令他陪禮一切忌求包涵說着打了一拱復又叫李大椿來叩頭黃瑞安被他用禮逼住无話可說只得說道湯兄也是我輩中人此中苦情也該盡知无論他是否開荒冒籍即是我輩世家也有一个礼節不能叫我白白的湯德元道既是如此黃兄先畫便了他却是个赤貧寒士所有的非敬我代他奉上但有一件小弟却是成全人家的功名諸公如果不信隨後訪他的家道就知道了黃瑞安倒要把結取出未執押反為呂璜一句話道縣致在你手中府致不能遂在你手中現在將這張結畫鬆了隨後人家不好畫你今日要畫何後惟你是問這話還未說完接住又是幾个人你言我語反把黃瑞安弄得不敢動筆湯德元見了這般作急起來罵道今之世已是詩文掃地幸虧還有這班人攷振振皇家的文風如你們這般糊塗豈不失了自已的體統難道你不肯押李大椿就致不成麼說了就惹衙門的把李大椿帶走出了大門說道我現在預備帶你花錢到老師裡想法若再不行領你到縣裡請他先行收致有話隨後再說李大椿感激萬分隨後來到縣學湯德元進去與老師說了半會幸奈老師與廩生一氣仍是推辭不行湯德元也就不望下說趕著回來代李大椿具了一稟狀先叫他安心睡教他就一人代了家人來到縣內本來湯德元是湯家鎮的董事衙門裡面也時常去的却皆因公謁見

從未請託私事門後見他進來就帶他稟了本官然請見湯德元取出稟狀告訴了實情請大同縣先行收攷其餘場後理結縣官見是成全寒士也就答應了湯德元告辭回廩到了更鼓時候將他三人喊起喫過飲食湯德元又教了李大椿幾句話令他先回然後各人攜了攷具一起未至致棚前候開點應名兆壁兆現兩人先行應名進去又点了十來个名只聽上面喊道李大椿三字李大椿一面應名一面趕著跪下說道童生結印未齊求父台成全大同縣早因湯德元請託過了也知此事明是保師勒索太多故此未允畫押乃故意問道印結為何不全為什麼不到保師那里畫押大椿道童生實是寒士廩生无故勒索詐大同縣將臉色一沈說道那有這樣事情國家定例奉是掄才與難道為廩生生財之道麼本縣先行收攷明日移學再核李大椿聽見這話真是喜出望外忙的站起身來接了卷子進場去了這裡又將眾人點完然後封門命題那知華兆壁兆現弟兄兩人昨日一路進城正是困倦不堪到了城內夜間貪睡衣服又蓋得太少了就受了重涼昨夜宿場不先飲食停留此刻進場又受了感冒等到題目下來兩人已是腹痛得狠一字也不下筆兆現年紀還小尚无得失之心惟有兆壁心中受急眾人起講皆已作好他的牒稿還未起全腹中又是一陣陣的痛未忍不住的要哭場中各人疑惑他文章作不出來或是槍手未到故尔這般受急李大椿向來筆神速一會功夫就將起謀作好來者他兩人的文字只見他兩人彎住腰在那里要哭問明原由方才知道說道你們不必受急先將這場混了過二場你們自己再未爭那高下此刻我代你兩人作个槍手兆壁是不肯李大椿急道難道你兩人交白卷不成你又不是不會作文章的人一時得病誰沒朋友相助說了回到自己桌上提起筆來一揮而就遂送與兩人抄寫兆壁取過來揀了一篇先與兆現自己取了一篇勉強在卷上抄了那腹內仍是不息的痛挨到午後始覺稍好二題下來却是自己的親筆加之字跡又好真个是清華朗潤奪目非常出色到了上燈的時分兆壁也就寫完了接住李大椿亦來觀者彼此看了一回皆是錦心綉口鳳舞鸞翔各

將卷子繳去專候放牌過了一刻三聲砲响各人出場湯德元早帶着家人來接見他三人出來甚是歡喜到了致屬兆壁就將弟兄在場內生病的語告知湯德元說頭篇是李大椿代筆湯德元聽了這話點了點頭心下說道可見代人好就是代自己好若非我助他他不得進場顯見兆壁兩人不能繳卷足見人要行好乃道既他助忙想來文字必佳你可取來我者三人就將牒稿呈上湯德元越看越得意三篇之中仍是兆壁第一一李大椿次之兆現又次之看畢道不怕大同人才再多大約首列在這三本卷內談了幾句大家睡了高等發案不知首列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得案首快婿高標

說苦情良朋設法

話說李大椿三人出場之後等了兩天盼望發榜這日在客寓午飯忽然門外有人叫道這里可是華相公李相公的寓所應湯德元一聽趕急的跑了出來問道那位在此方過腰門只見門斗已匆匆走進來向住湯德元拱手道恭喜恭喜從來沒有這般的巧事前三名皆被你廩中佔了湯德元一聽甚為歡喜因問道究竟榜首是誰門斗道李相公第一華兆壁第二華兆現第三這可不是奇事麼你先生可以招呼他們明日預備慶試我遂有別事不能久坐再會罷說着告辭就走李大椿等三人得了此信好不得意湯德元一面令人與華童報信一面又安排他三人宿場等事夜間進場煩言少敘次日夕陽未落三人又早出場等了兩天榜發出來乃是兆壁第一李大椿第二還是兆現第三一連攷了四場終場帖出長卷榜首却為兆壁所得次日便去謁見縣主且說這縣主姓夏名國華也是兩榜出身用了个即用知縣選了這大同縣缺頭場看了兆壁那本試卷心下十分籌編道如此文字定是發品但有一層可疑為何這兩篇文章不出一人之手恐其中必然有人槍代欲要不取又怕委屈人才若是取列中流又覺不妥故籌編再三將他取在第二名李大椿取了榜首後來幾場實是兆壁自寫的文字皆比大椿稍勝一籌所以終場發榜仍是兆壁取了榜首此時進見夏國華

見了兆壁一表人才實在可愛又兼文字絕佳便先與他談了一會接住又望大椿兆壁兩人也氣格不凡將來皆不落人之後一一問過後向兆壁問道你今年實歲幾何家中尚有何人兆壁立起身來答道還有雙親在堂國華又問道你必是與你父親同來的兆壁壁道父親病後未能遠行是同家岳來的夏國華聽見這話很覺詫異問道你岳家是誰兆壁告知了名姓夏知縣道原來是你此回去可與他說知請他明日來本縣有話與他相商兆壁答應告辭出來將這話與湯德元也不知何意過了一日夏國華早令人來請湯德元湯德元只得同了來人前去了到了縣中夏國華迎接進去彼此分賓主坐了當下問道此次榜首華兆壁聞說是老先生的令婿但不知他那兄弟可曾聘親麼湯德元見他問得奇怪乃道生員盡知兆壁尚未問名夏國華聽說滿臉含笑說道既然如此下官有一事奉商只因華兆壁兄弟將來總要發兆壁既為你先生的快婿這兆壁尚未問名或者天假有緣亦未可知只因下官有兩個女兒年已及笄尚未擇婿本欲兆壁為婿無如已為老先生預選只得不得已而思其次擬欲與兆壁為婿就請你先生作伐但語多冒昧尚望見容湯德元見說乃道老父台的分付晚生死不敢力說項但成與不成此時可不敢預定只因那華案兄十分高介秉性與人不同如可遂願當即前來回覆便了夏國華又道了費心湯德元方告辭出來一路上得意非常心中暗道見得我眼力不差不然這女婿是為人家搶去了豈不可惜不一會已到客廳先將這話與兆壁說知然後收拾行李回去因到府政還有數日故此先回去一走那知李大椿的母親因家計太窘又逢兒子應攷不元要錢應用不免趁作些針黹送此受虧不到數日就得了虧症等到李大椿回來病已成真不能起床可憐這寡母孤兒全無依靠李大椿真正急煞別無設法惟有母子兩人痛哭這日兆壁午後來到他家預備約他一起前去府政只見他母子二人正在那里痛哭問起情由方才知道兆壁道雖然如此功名是不易得的既如此所攷又不能不去李大椿道功名兩字我也不想了但求我母親病好雖終身貧賤皆心所愿的可憐我

母親苦節多年滿想見我些功名使他老人家可以晚年歡娛則我也可稍盡為人子之道誰知天不從人愿得了這病症使我如何是好說着又痛哭起來兆壁見了也帶傷心忙道你家別無一人助你照料日夜皆須人招呼你自己怎麼經得起我且回去商議你莫作急少時就來說了辭出回到家將李大椿母親的話告知王氏太太說他無人死錢現在母子兩人在家對哭病就又重如何是好王氏太太聽說忙道將人比比自心我與你父親前番有病若不是湯伯伯家那般照應也是與他家一般且李相公這人隨後還要發達的你兩人前日場中又承他照應你可將你父親請來讓我想他母子二人接到我家中來你兩個姐姐在家也沒事可同伏伺他母親若能一兩日後病就稍好就令大椿同你們一起進城府政兆壁答應到了書房來請華童華童到了裡面王氏太太就將方才的話與他說知華童道既然如此只兆壁一人去怕大椿的母親不肯來最好同兆壁一起去請他來橫豎沒多遠的路成全人家功名照應人家孤苦這事何樂不為主氏太太見華童答應就叫春秋兩位姑娘將自己住的房間讓出來與李太太住自己搬到他母親房中同住忙吃了飯兆壁兩人慢慢的來至李家到了門口兆壁先進去說知此意李太太聽了忙出來迎接將王氏太太請進內房坐下說道勞動伯母親臨如何報答現在家母方才睡熟請你老人家稍坐片刻王氏太太答道我坐一刻就是了莫要驚動了你母親大椿趕忙的獻上茶來忽聽房中微已的哼了一聲大椿忙的進去見他母親已經醒來要茶喝大椿就出來倒了一盃茶進去他的母親便問道什麼人在外面該心大椿見他問起即將兆壁的意思并王氏太太自己來請的話告知他母親李太太說道既有人來你為何不喊我豈不慢客現在還不扶我起來兆壁在外聽見趕着走入來房中請教了一声伯母親道你老人家不必起來家母已進來了大椿抬頭一看果見王氏太太已經進房內李太太連忙招呼隨着大椿的口氣喊道伯母親請坐只因病休在床有失遠迎望祈恕罪華太太一面謙遜豈敢一面去着李太太雖然出自小家頗有端

詳的氣度不愧是个守節撫孤的寡隨問道姐姐這病間小兒談及是積勞所致非靜已將息不可尊府先多
人令郎又欲出門應致豈非無人照應欲想冒昧請姐姐到寒舍調養此時兩個小女很可伏伺好讓令郎安
心前去赴致李太太聽了這話十分感激乃道小兒多承尊府并令親盛情也是奮報不盡此時再去打攪於
心實有不安此事斷難從命華太太道姐姐不必推辭你我皆是寒士人家豈不知道苦况現在請你前不
過較有照應你怕打攪隨後令郎發達那時再說便了此時姐姐不去令郎也就不能前去城中府政而且他
一人日夜伏伺若將他勞苦了那時如何是好還是請姐姐到舍下的好李太太見他這一片誠心成全兒子
的功名真正感激不盡只得說道此事祇好遵令今日已遲明日再來造府罷華太太怕他多話作煩坐了一
刻也就告辭回來適值湯德元在他家內說及夏國華愛兆現為婿特來說知此事好停兩日進城府政時回
復他信華童只是不允說道我是寒士人家與你家做親遠不出範圍之外若與仕宦人家做親那種闊闊
做氣習令人生厭隨後家庭必不會好的而且在他手內致外人議論小兒的名次是由請托得來這事
不能送命你可代我回答須等小孩子有了進益方可議及此事請他另擇高婿湯德元見他說了這許多話
知他是骨董皮氣不便再望下說却好華太太進來湯德元連忙站起身來彼此招呼已畢便談起李大椿
的事情湯德元也說甚是我本有此心因兩個小孩子吵鬧非常將病人請家去反不能靜養你家接來只得
好極了過了一夜次早兆壁先到大椿家內同他一起收拾將零星物件搬至華家其餘東西仍丟在原處屋
中然後雇了一乘小轎漫漫的同兆壁將他母親攙扶上轎一直到華家而來不知病勢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為寒士縣令成全

見賢郎太尊說合

却說華兆壁將李大椿的母親接來了門首裡面華太太與春秋兩位姑娘皆忙的迎將出來將李太太扶
下轎來攙進房內李太太已是喘息不止春姑娘又忙的倒了一盃茶請他飲下定了一回這方才喘息稍定

又睡了一刻然後說道承二位姑娘的情多多得罪又來打攪府上真是報答不盡的兩位姑娘忙道不枚外
面已開發了轎錢送山李家母子就在華家居住華太太與兩位姑娘照應真真無微不至過了兩天湯德元
又到他家來催說明日務要進城再遷便趕不上就要誤事了兆壁兄弟本來各事齊備就因李大椿牽絆因
此至今尚未動身此時聽見湯德元來說只得又進房來對李大椿說知大椿只望着他母親要哭不忍前去
遂是他母親道我近來這兩日病勢稍好有這兩位姑娘照應你儘可放心前去難得人家這片好心若能博
得个功名我就死也是眼目的了說了也忍不住的流下淚來華太太聽見他們母子傷心趕著前去解勸道
吉人自有天相吃了五谷未有不生災之理相公明日止管放心前太家中自有我們照應不必想到苦處有
病的人不能作煩你出公罷李大椿見了這般也不敢再說只得揩了眼淚出來收拾器具湯德元回家雇了
前次的那個車夫次日一早大家動身臨行大椿又在他母親面前說了許多的話如病好則罷若不好趕急
令人喊他又代華太太磕了頭抹了眼淚硬了頭皮與兆壁兆現出門而太進得城來仍在原住客廡住下只
因李大椿縣政的保結尚未了結加之夏國華托湯德元為媒的事情要前太回話次日湯德元就一人去到
縣裡投進名帖裡面請見夏國華早就迎了出來彼此分賓主禮坐下先談了些閑話然後問道日前奉托執
柯之事先生想已說成現在如何說法湯德元道晚生將父台的盛意已與華案兄言明他說寒素之家不敢
高拔二來小孩子年紀還小尚先半點寸進此事只好從緩再談罷夏國華聽了這話甚為不悅乃道怪不得
你先生前日說他高介即此一端已可概見但令我雖牧令內眷人等却先一些仕宦習氣我也是个寒士出
身若有趨炎附勢的行為也不與華老先生家結親你先生豈不知道麼至於說小孩子尚先寸進有此氣度
才華未有不發達之理你先生已經得了一个快婿難道就不能代我為媒麼此事還要奉求竭力進言只要
華先生許可其餘繁文末節一概依從台命便了湯德元見他如此寔在不好推辭只得說道俟晚生回去再

設法去說前來報惟有李大椿保結一事遂要求父台成全現在他母親又得病在床苦不可言就將李大椿的細情并李太太守節的苦志撫孤望成各節一一告述了與夏知縣得知求他竭力設法因縣政各事未清府政更有話說夏國華道此事不難我立刻上府將此事的苦况與太守說明求他行文到學勒令學師傳廩保畫押便了若再若延借口隨即一面扣保一面詳華湯德元聽了忙急的立起身來代李大椿作了一揖說道如此不但李大椿感激連晚生也受大情音報而莫能盡者也夏國華道這事也是我分內之事就此湯德元告別了出來回至廩所將此話述知了李大椿果然到了午後府裡行文到學指名說廩生勒索借端阻考着該學迅速傳集廩生將未畫之結一律畫將送府察核學裡老師接了這文書曉得有人通了風趕緊將呂璜這般人傳來將文書與他們看了叫他們趕緊下台完了這事免得臨時掣肘大眾見老師如此只得招呼門斗出來轉園將結復行取出來到了湯德元廩內說了許多的好話湯德元也不與廩生刻薄當時就封了二兩銀子為贊敬交與門斗帶去請將此事辦好了晚間門斗又將結送來湯德元封了蓋印的采儀將結繳入學內此事方了從此一來果然府政好了許多三場放竣發出府榜乃是李大椿第一華兆璧第二仍是兆現第三此榜一出那些同類各人皆知他三人的名聲有志的皆要結交他們藉資砥礪就有前十名的前來拜會湯德元就招呼他三人一一接見然後又去回拜謝了兩三日府裡又來傳見他三人復又謁見了府太爺拜了門生古人說得好十年寒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就是這縣府兩政以後那府屬中人皆知道有李華兆璧華兆現李大椿各事布置已竣方要回轉家中忽然學院公文已到定期月半後開放按臨閣屬這了風聲出來湯德元道我們不必回去免得兩頭花銷就在這里等放罷兆璧弟兄也甚為愿意惟有大椿不放心他的母親的病執如何乃向湯德元說道小姓高家已經多日家母之病不知如何要想回去一看一則省問母親二則也好給華伯伯送个喜信湯德元因他思慈母親也不好阻他乃道今日已遲明日你再

去罷正說之際忽然府裡來了一个驛房持了名片說我們大老爺請湯先生即刻過去有要話說現在縣中夏太爺也在那裡呢湯德元一聽曉得仍然是夏國華為媒的事又請府太守說項你先自回去我立刻就來那个驛房答應先自去了湯德元向李大椿道你明日回本極好的事我此刻到裡去看他們如何說項你好好回去與華伯伯說知隨即換了衣冠帶了家人來至府內湯德元見禮已畢坐下果然夏國華也在那裡原來這知府也是个兩榜出身與夏國華同年姓萬名叫萬鈞當日見湯德元進來先叙了幾句寒暄然後問道方才聽得夏年兄說華兆璧就是你先生的令婿真是難得此人不但此次高進隨後也尚不可限量先生得此快婿也可算心滿意足的了湯德元趕急謙道承太守栽培萬鈞又道前日夏年兄奉托你先生為媒之事此務求竭力說項我們本是通家他令媛也極賢淑今日下官特來做个毛遂將來事成男家就請你先生為媒女家就讓下官執柯現在先請老先生代為致意華老先生改日下官再奉造府拜上此不過因夏年兄擇婿甚殷故此再三相托仍望老先生致意於華老先生就說下官與夏年兄皆是寒士出身豈肯使女兒輩有富貴傲人的習氣請他只管放心今日請你先生來此正為此事說了夏國華又出來說了許多的話然後方才告辭出門湯德元回轉廩中說道此事是推不去的了便招呼兆璧道你弟兄明日在廩靜坐不要出門我要同李相公一起回去將此話說定方好回稟一夜无話次日大早與李大椿同回家中去了到了午後已至華家門首湯德元不即回家便先與李大椿進去裡面聽見車轎聲音華老先生忙的出門來望見是他兩人回來問道两个小孩子呢湯德元就名次并學台按臨的話一一告述與他得知大家十分忻悅華太太忙向李大椿道喜說道這一來你母親的病格外要好得快了這兩日比你走的那天好了許多了李大椿趕忙謝了華太太隨即來到他母親房中他母親早就聽見他回來接著春姑送信與他說李大椿取了第一名他的母親豈不歡悅此時大椿進房他已在床上坐起大椿問了連日的病執見他精神好了許多也就放了心李太太

說道我這病皆承他們照應你且出太代華伯母磕了頭謝已這種恩情世上沒有的你還到湯家去一踏謝
謝他家代你辦理政事若不是這兩家出力你怎麼攷得起來大椿答應隨即前太不提單表湯德元見了華
老先生就將大同縣夏國華與萬知府二人的話細細的述了一回這事是萬推不去的你的意思他兩人皆
已曉得不過怕仕官人家氣習驕傲守不得貧窮他們已經說到這地步諒來也不至十分驕傲華童聽道行
雖可行只是須等院攷後兆璧等進學方能行聘湯德元道這容易只要你答應其餘皆妥華老又將他妻
子叫出來告知了這一番話華太太也十分愿意當日湯德元回家次日仍同大椿入城先到客棧然後來至
府內萬知府接見已畢湯德元說道昨晚太守惇言晚生已與華童言明但他雖可承允必須俟歲攷後兆現
入泮方可行聘今日晚生特來稟命求太守轉達夏台是了萬知府說道既然他允了其餘也就無話隨就
令人去請夏國華可否夏知縣允從其意且看下回分解



